

# 眼球五輪模型—— 外來視角在《黃帝內經》醫學思想架構中的調適

■ 高蓮安 (Elena Gessler)

國立故宮博物院「身體展演——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特展中，備受矚目者之一為《御纂醫宗金鑑》所載〈五輪圖〉（圖1），<sup>1</sup>此圖出自清高宗乾隆帝御製、由官方主導編纂之醫書巨作。本文旨在探討該圖之歷史與理論背景，並將其置於中國醫學文獻中眼科圖像傳統的脈絡下加以考察。

## 五輪眼球形態理論的外來源流

中國醫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多次與外來醫學思想交會，並因此產生轉變。眼科即是一項典型的跨文化互動例證。佛教傳入中國是此類交流的一項重要契機。在佛教傳統中，醫學被視為僧侶應當修學的五種知識分支（五明，梵語 *pañca-vidyā*）之一。<sup>2</sup>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佛教僧侶就積極運用其醫學專長作為弘法的重要手段，藉此吸引信眾、建立宗教影響力。除了直接實踐外來醫術之外，佛典的翻譯更在推動印度身體觀、阿育吠陀醫學與療法的傳播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以佛教作為媒介，這些知識得以進入中國的醫學語境與文化視野。

到了隋、唐之際，眼疾治療成為佛教僧侶從事醫療實踐的強項，尤以摘除白內障的手術技術最為人所矚目。<sup>3</sup>佛教徒除了將白內障手術介紹到中國之外，也從印度帶來一套極具影響力的重要概念架構——眼科的五輪模型。此模型的直接來源是梵文典籍《補遺篇》（*Uttaratantra*），此乃公元四世紀阿育吠陀外科

經典《妙聞集》（*Suśrutasamhitā*）的最終部分。

所謂的「五輪」理論旨在描述眼球器官的一般構造。「輪」一詞譯自梵文 *maṇḍala*，意為圓形或環狀物。印度醫學將眼睛劃分為五個解剖部位，合稱為五個 *maṇḍala*，即睫輪（*pakṣma-maṇḍala*，睫毛之環）、臉輪（*vartma-maṇḍala*，眼臉）、白輪（*śveta-maṇḍala*，鞏膜與角膜）、黑輪（*kriṣṇa-maṇḍala*，脈絡膜）與視輪（*drṣṭi-maṇḍala*，瞳孔）。<sup>4</sup>在中國醫學傳統中，此理論被譯為「五輪」並重新詮釋，分別對應為風輪、肉輪、血輪、氣輪與水輪。

印度原始五輪（*maṇḍala*）理念與中國詮釋之間的主要實質差異，不僅在於對眼睛構成物質的認識方法，也體現在對視覺底層過程與眼部病理模式的區分。在中國醫學理解中，「輪」確實對應五行、內臟器官，同時也代表眼睛的某一特定部分。

在原始的阿育吠陀思想中，情況並非如此。在《補遺篇》中，每一個 *maṇḍala* 都代表構成宇宙的五大元素之一，同時包含「三毒」*tridoṣa*（指三種生理瑕疵類型），並象徵這些

物質所代表的特定狀態和性質。<sup>5</sup> 這些三毒——vāta、pitta、kapha——既具有實體性，又具現象性，因為它們代表特定的生理屬性與狀況，並會因季節、身體失衡及環境因素而波動。總的來說，在《補遺篇》中，瞳孔的形態結構是身體「三毒」的複雜協調以及眼部所有結構部分活動的結果。「三毒」可以在身體的管道與囊膜中流動，並引發各種類型的眼部擾亂，包括視力喪失。視覺感知異常與失明，被視為「三毒」失調，上行通過靜脈與神經的通道，攻擊眼部不同層次與 maṇḍala 的結果。

爲了更深入理解這個模型何以能成功融入中國眼科體系，有必要首先探討《黃帝內經》傳統中有關眼睛的理論架構。



圖1 清 吳謙等奉敕撰《御醫宗金鑑》冊69 五輪之圖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7392

## 中醫的眼醫學觀點

在以《黃帝內經》以降的中國醫學傳統，眼睛可以用雙重視角來理解。首先，雙眼是人體臉面的七竅之首，<sup>6</sup> 同時，它也列居爲五官之一。中國醫學體系依循五臟六腑的整體運作，配合五行、經絡、以及體內各種循環機制來解釋眼睛。《黃帝內經》指出眼的功能與多個臟器相關，其中肝是最重要的主管者，心也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sup>7</sup> 事實上，《黃帝內經》諸多篇章一致指出：整個臟腑系統都與眼睛的正常運作密不可分。從另一個角度看，眼睛也是觀察內臟狀況的重要依據，可作爲判斷臟腑功能與失調的診斷工具。

在五輪模型被納入中國眼科理論之前，中醫的眼科論述著重於眼睛與臟腑結構的相互關聯，並不特別將它視爲形態明確的獨立解剖單位。此一理論空缺，隨著佛教傳入及印度對於眼部解剖與治療觀念的引介而得以補足。

## 五輪理論的引介與調適

在中國醫學文獻中最早提及「五輪」的，乃是北宋初年由皇家下令編纂的《太平聖惠方》(992)。<sup>8</sup> 此書首次描述眼球由五輪所組成，實屬重大的理論創新，然而《太平聖惠方》對於眼睛與五臟系統關聯的整體論述，依舊遵循傳統的理論架構。新引入的五輪與五臟相應，各輪由所對應的臟氣之主所統攝。<sup>9</sup> 在這個階段的五輪系統尚處於整合初期，還沒有發展成後世眼科文獻中的完整形態。《太平聖惠方》明確定位的五輪僅有水輪與肉輪二者。書中解釋肉輪爲「白睛」（即後世所謂的眼瞼），而對於氣輪的描述則稱其「隱而不見」，此與後世眼科文獻中將氣輪視爲「白睛」亦有所不同。

雖然《太平聖惠方》中的論述不免含混，

但已為理解五輪理論建立起一套標準框架。透過將五輪對應於五行系統，該書成功地將來自外來醫學傳統的「五輪」概念，轉化為中國醫者熟悉且易於理解的理論結構。將數字「五」轉化為廣為人知的五行對應體系，幾乎是自然而然的進程。然而，為使五輪能真正成為「中國化」的醫學概念，仍須進一步再詮釋與重構。

所有《太平聖惠方》之後的眼科醫學文獻——包括《銀海精微》（年代不明）、<sup>10</sup>《秘傳眼科龍木醫書總論》（年代不明）、<sup>11</sup>王肯堂（1549-1613）所輯《雜病證治準繩》（1608）之眼科章節，以及傅仁宇（生卒年不詳）於1644年編成之《眼科審視瑤函》——皆進一步推動五輪於中國眼科的整合與深化，不管是學理或是臨床實踐皆是如此。

## 五輪模型的一般特徵

以下為醫學文獻中各輪描述的彙整說明：

一、**風輪**：對應肝臟與五行中的木行，在形態上被理解為虹膜。在《補遺篇》中，虹膜亦被描述為由氣態元素構成，名為「黑輪」（梵文：kṛṣṇa-maṇḍala）。

二、**氣輪**：除《太平聖惠方》之外，其他醫書普遍將其視為眼白（鞏膜）。由於呈白色，被視為五行中金行之精氣所凝聚而成，並相應於肺。此輪之所以被稱為「氣輪」，乃因根據五行理論，肺主氣之運行。在《補遺篇》中，本輪稱為「白輪」（梵文：śveta-maṇḍala），眼白部分，即玻璃體，被認為是由液體（水元素，梵文：jala）所構成。中國的氣輪與原始的「輪」在型態並無百分之百對應，因為中國的白輪涵蓋了鞏膜與角膜兩部分。

三、**血輪**：對應於心臟與五行中的火行。心主血、生血，因而名為「血輪」。《太平聖

惠方》之後的文獻描述重點不盡相同。例如，《秘傳眼科龍木醫書總論》中將血輪視為分布於眼白中的靜脈系統；<sup>12</sup>而《銀海精微》則從位置著眼，將血輪界定為眼內外眥（即兩眼角）。<sup>13</sup>在《補遺篇》中，與此相應的「輪」並不明確。該書指出，眼球中血管的血液由熱性元素所生成，因此「熱/火」與血脈系統之間的關聯，在中國醫學五行架構中被重新吸收與詮釋。最有可能、但仍不甚確定的對應項為 pakṣma-maṇḍala，即「睫毛圈」。

四、**肉輪**：與血輪關係密切的「肉輪」對應脾臟。除了《太平聖惠方》獨特地視之為鞏膜外，其他醫書多認為：由於脾主肌肉，此輪應位於眼瞼部位。風輪則隱藏於肉輪之下，這樣的看法與實際觀察所得的眼部結構相符。《補遺篇》亦承認眼瞼為一個「輪」，稱為 vartma-maṇḍala，意即「眼瞼圈」。

五、**水輪**：為瞳孔所在之區域，對應腎臟，位於其餘四輪的正中央。在《太平聖惠方》中，水輪被稱為其他四輪之「母」。根據《黃帝內經》，腎不僅具有藏精之功能，亦為滋養諸臟的根本。<sup>14</sup>自《太平聖惠方》以降的各類文獻皆強調腎、水輪與視覺能力之間的深層關聯。《補遺篇》中，與之對應的「輪」為 drṣṭi-maṇḍala，即瞳孔。

整體而言，印度的「五輪」理論在融入中國醫學思維與人體觀後，經歷了重大的轉化。首先，在傳統印度阿育吠陀體系中，五「輪」並未被理解為特定內臟器官之投射，僅被視為眼球本身的物質構成要素，每一個「輪」均套疊於下一層「輪」之中。這些「輪」之間的界線稱為 sandhi，意即「交界處」，是具體的解剖單位，五輪與六個 sandhi 是共同組合成眼睛的基本結構。

印度眼科醫學強調這些「輪」是彼此區隔卻又層層相包的解剖結構層次，依序排列，逐步深入眼球內部。值得注意的是，中醫理論在接受此模型時，完全未採納阿育吠陀的病因與病理理論。自「五輪」模型引入之初，中國醫者即將其納入《黃帝內經》體系架構之中，並以本土醫學概念進行調整與詮釋，而非保留其原有的理論脈絡。

### 五輪圖像的描繪

五輪模型是眼科醫書中極少數附有圖像說明的案例，這是它在中醫文獻中的另一個特點。現存資料中至少可見十幅五輪圖，分布於不同

類型的醫學文獻中，包括人醫與獸醫著作，此外，還有一部類書的「醫學門」也揭載了五輪圖。<sup>15</sup> 其中大多數是明、清兩代的產物，唯一的例外是由更早的元代醫者危亦林（1277-1347）所撰的《世醫得效方》（1345，圖2）。現有中國眼科文獻研究顯示，五輪理論的發展與其臨床應用，在明代達到高峰，標誌著該模型在中國醫學體系中適應與深化的成熟階段。

須注意的是，五輪圖像幾乎全部出現在醫學文獻中，因此這些圖示主要供醫學專業人士及儒醫類醫者使用。然而，至少有一幅插圖出現在類書中，即明朝龍陽子輯的《鼎錄崇文閣彙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刊年 1587）



圖2 元 危亦林撰 《世醫得效方》 冊9 五輪之圖 明翻刊元至正三年陳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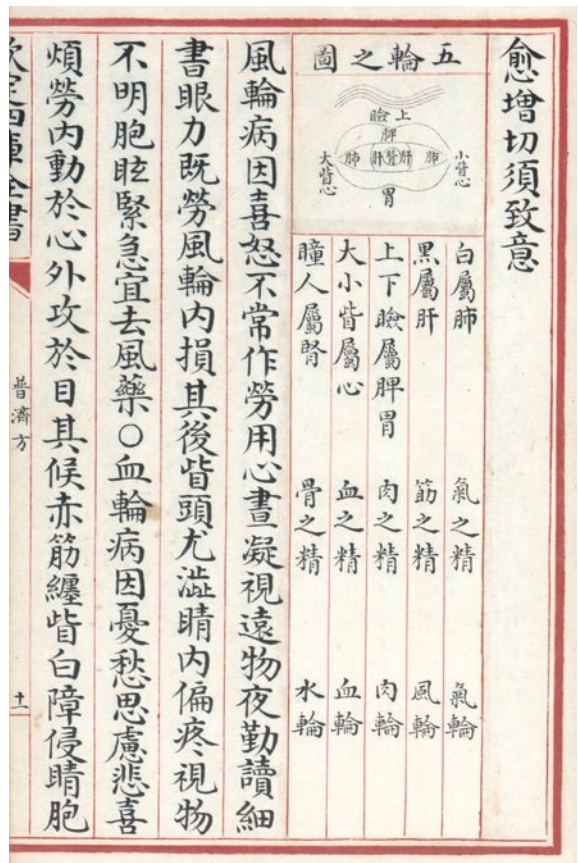


圖3 明 朱橚撰 《普濟方》 冊43 五輪之圖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6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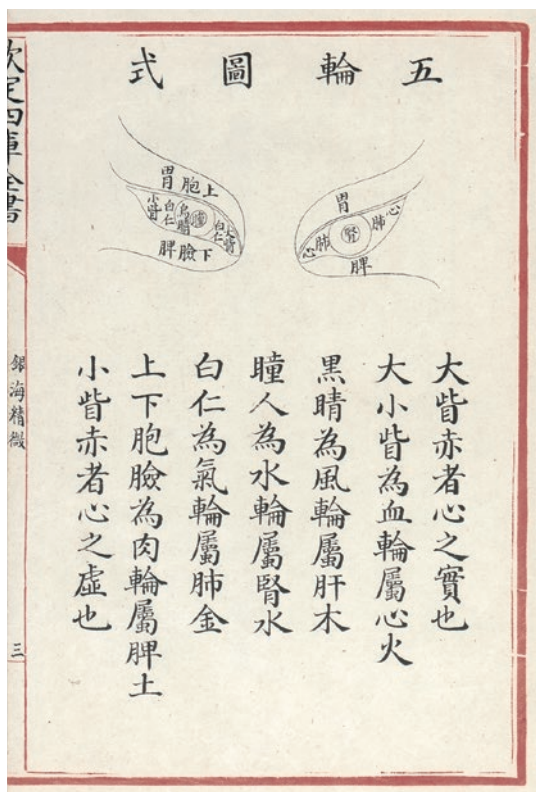


圖4 唐 孫思邈撰《銀海精微》冊1 五輪圖式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6264



圖5 清 吳謙等奉敕撰《醫宗金鑑》卷77 五輪之圖 清乾隆間四庫全書善要本 取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http://server.wenzibase.com/spring/front/jumpread>，檢索日期：2025年7月20日。

內。該書利用了《普濟方》的插圖（圖3），顯示五輪圖已為超出醫學專家或醫學知識愛好者士大夫之外的更大群衆所流傳與使用。除醫學外，如圖2、3所示，五輪理論也被運用於獸醫領域，證明眼科知識除了高層次的醫學領域外，也在動物醫療之中廣泛傳播與應用。這些圖示在實際操作中被廣泛借用與應用，展現出其深遠的影響力。

所有五輪圖皆屬高度示意性質，作為視覺圖示，用以勾勒眼睛的形態結構及其與臟腑之間的對應關係。

唯一突破示意圖形式的五輪圖，見於《醫宗金鑑》（1742）——這部由乾隆皇帝（1711-

1799）敕編的著名醫學叢書。相較於其他現存圖像，《醫宗金鑑》中的五輪圖在藝術呈現上展現出非凡的精緻與水準。

《醫宗金鑑》編纂者在詮釋五輪時，援引《銀海精微》與《眼科審視瑤函》二書作為權威依據。比較兩書中所附之五輪圖可見：二者於視覺呈現上各有側重，分別強調五輪模型的不同面向（圖4、5）。

《銀海精微》所呈現的五輪，強調的是中國眼科理論中內臟器官（臟腑）與眼睛結構之間的對應關係。圖中並未標示各輪之名稱。有趣的是，《銀海精微》以左右雙眼分別展示臟腑與眼部構造之對應：左眼標示的是眼部的各個

解剖部位，而右眼則顯示臟腑在眼內的空間分布（圖6）。

相較之下，《眼科審視瑤函》則專注於描繪五輪在眼內的空間分布，並未涉及與內臟系統對應關係的詳細闡釋。

《醫宗金鑑》所繪之〈五輪之圖〉承襲《銀海精微》之圖繪方式，於左右眼分別呈現不同內容：右眼描繪五輪之形態分布，左眼則顯示五輪與臟腑的對應關係，將相關臟腑組織定位於眼部結構中。

到了清代中期的黃庭鏡（1704-?）選《目經大成》（著於1741-1774，1814年刊）則融合上述兩種圖繪取徑，提供兩幅相對獨立之五輪圖示：〈五輪主屬形圖〉著重於呈現五輪與五行之間的對應關係，體現其整體運作之系統性；〈五輪定位形圖〉則提供五臟六腑在眼球結構中空間配置的典型視覺化示意。此書可視為五輪理論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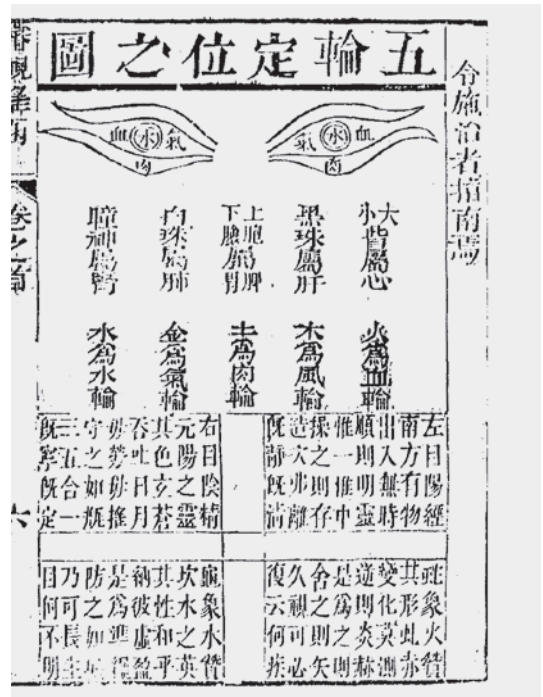


圖6 明 傅仁宇選《眼科審視瑤函》卷1 五輪定位之圖 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取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



圖7 清 黃庭鏡選《目經大成》五輪定位形圖 清嘉慶二十二年達道堂刻本 取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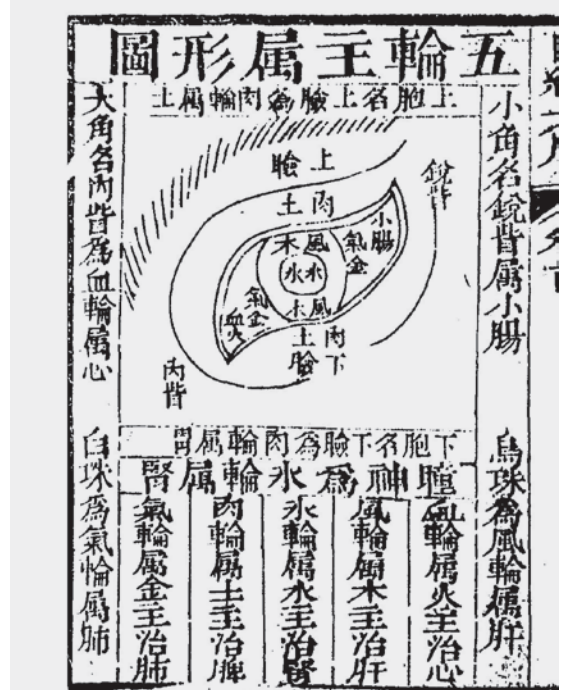


圖8 清 黃庭鏡選《目經大成》五輪主屬形圖 清嘉慶二十二年達道堂刻本 取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

納入中國醫學的最終里程碑（圖7、8）。

歷經數世紀的吸收與轉化，五輪模型不僅在中國眼科理論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亦延伸至獸醫文獻，顯示其已深度融入對眼部結構與生理的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之一為明末俞彥（生卒年不詳）所撰《增訂馬經》。該書中不僅附有馬眼五輪圖，亦將五輪理論實際應用於臨床治療中，透過辨認特定輪位與穴位，施以針刺治療馬眼疾患（圖9、10）。

## 結論

晚明著名醫家張介賓（1563-1642）曾評論道：「眼目一證，雖古有五輪八廓及七十二證之辨，余嘗細察之，似皆非切當之論，徒資

惑亂，不足憑也。」<sup>16</sup> 儘管如此，從文獻資料來看，五輪理論不僅在唐宋時期已有發展，更於明代乃至清代中期達到高峰，其內容在多部重要眼科典籍中不斷被重述、修訂與擴展，顯示出此理論在中國眼科醫學中持續深化與廣泛應用的過程。

總體而言，五輪模型可謂外來醫學成功融入中國醫學體系的典範之一。從明末至清中葉，《眼科審視瑤函》、《張氏醫通》與《目經大成》等具影響力之醫籍中，皆廣泛運用五輪架構來診斷與治療眼病。時至今日，五輪形態模型已被現代中醫學完全吸納，並持續於當代中醫眼科臨床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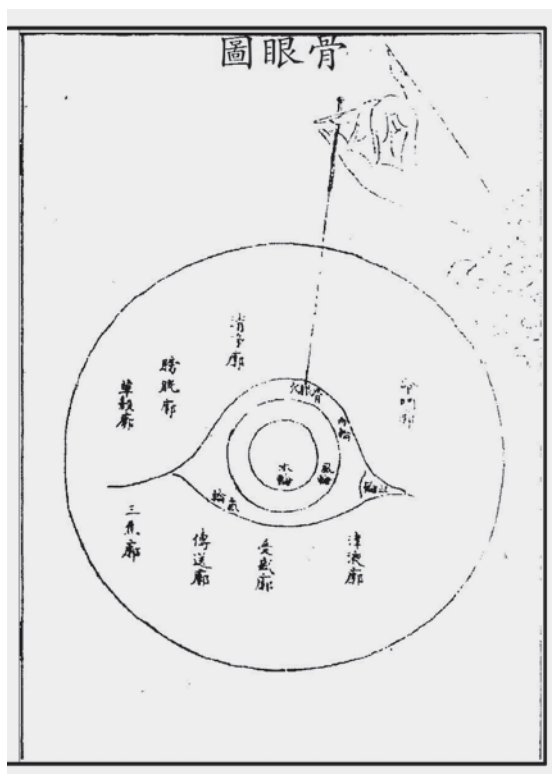


圖9 明 俞彥撰《增訂馬經》卷20 骨眼圖 清內府鈔本 取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



圖10 明 俞彥撰《增訂馬經》卷20 混睛圖 清內府鈔本 取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

**註釋：**

1. 關於五輪圖示的風格問題，現存《醫宗金鑑》各版本之間存在細微差異，例如清乾隆年間文淵閣《四庫全書》鈔本、清乾隆七年（1742）武英殿刻本，以及清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叢要本。就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叢要本的變體，請參閱本文章的圖 5。
2. 五明包括：聲明（語言與文字學）、因明（佛教辯論與邏輯學）、醫方明（醫藥學）、工巧明（日常生活中的實用技藝），以及內明（佛教教理學）。
3. 關於此類醫療實踐，在唐代史料與詩文中多有記載，詳見范家偉，〈唐隋時代眼內障與金針撥障術〉，《漢學研究》，22 卷 2 期（2004. 12），頁 271-297。
4. Kaviraj Kunja Lal Bhishagratna,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ushruta Samhita, with a Full and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Additional Text, Different Readings, Notes, Comparative Views, Index, Glossary and Plates: Uttara-Tantra Vol. 3 of 3*, (England,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8), 1-5.
5. 根據三毒 (tridoṣa) 理論，人體由三大基本力量或狀態 (dhātu) 維持：即「kalpa」、「vāta」與「pitta」。這些力量也可被理解為人體內的三個主要生理功能或運作類型。將「vāta」翻譯為「氣」、「pitta」翻譯為「膽汁」、「kalpa」翻譯為「痰」可能會引發誤解，應該將這三者視作生理因素，而非僅僅是瑕疵。它們首次出現在《梨俱吠陀》中，指的是人體內特定的生理過程。這些分類不僅涉及物理或有機層面，也涉及精神層面。通常來說，生命物質的功能可以被歸納為以下三個範疇：(1)「vāta」：作為促使整個有機體運轉的力量，它是決定生命體的生成、持續與衰亡的主要因素，亦支配著有機與認知功能。vāta 還細分為不同的子類別；(2)「pitta」：「pitta」的功能主要在於變化與轉化淋巴液與體液。通常在阿育吠陀文獻中，「pitta」同時代表膽汁、組織的新陳代謝，以及由此產生的身體熱量。「pitta」亦有各種子分類，所有的代謝過程（建造與毀滅）均被稱為 pitta；(3)「kapha」：代表包容性濕潤 / 涼爽之力，控制身體的熱量，體現為身體的寒潤、濕潤本質。「kapha」被理解為身體內的涼爽水潤之精華。
6. 人體之竅不僅為結構性孔穴，亦為充盈特定氣與物質的空腔，承載多種身心活動與生理功能。
7. 心主血與神，直接關係於視覺功能；在《素問·解精微論》中，眼亦被明確指為「心之竅」。參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jie-jing-wei-lun/zh>（檢索日期：2025 年 7 月 25 日）。
8. 《太平聖惠方》由北宋太宗（939-997）時期王懷隱、陳昭遇、王佑等編纂，成書於端拱二年（992），全書共一百卷，其中第三十二卷專論眼科病證。
- 9.（宋）王懷隱撰，《太平聖惠方》，卷 32，〈眼輪〉，頁 1-2。參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http://server.wenzibase.com/spring/front/jumpread>（檢索日期：2025 年 7 月 20 日）。
- 10.《銀海精微》傳統上被認為出自孫思邈（581-682?），但《四庫全書》編者早已指出其作者可疑，估計成書於宋代。今學界普遍認為其最早成於元代，最可能為明初，首見版本為 1587 年齊一經（1539-1594）刊行。
11. 此書極可能成於明初的輯本，係以所謂「龍樹眼論」為基礎編成，該類文獻早在隋代已有記載。
- 12.（明）葆光道人撰，《秘傳眼科龍木醫書總論》（明萬曆三年刻本），卷 1，〈五輪歌〉，頁 3。參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
- 13.（唐）孫思邈撰，《銀海精微·卷上》（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內府藏本），頁 3。參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
14. 關於腎之功能，可參《素問·上古天真論》。
15. 醫學文獻中共見九幅與五輪相關之圖像，分別載於：（元）危亦林撰《世醫得效方》（1345 年刊）、（明）朱橚撰《普濟方》（1406 年刊）、（唐）孫思邈撰《銀海精微》（明代刊）、（明）孫志宏選《簡明醫彙》（1629 年刊）、（明）傅仁宇選《審視瑤函》（1644 年刊）、（明）《新鑿鑿頭復明眼方外科神驗全書》（明代刊）、（清）《御纂醫宗金鑑》（1742 年刊）、（清）黃庭鏡選《目經大成》（著於 1741-1774，1814 年刊）、以及（清）鄧雄勳選《眼科啓明》（1885 年稿本）。此外，明代日用類書《鼎鑿文閣彙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中亦收錄一幅插圖，另有獸醫著作（明）俞彥撰《增訂馬經》亦載相關圖像。
- 16.（清）張介賓選，《景岳全書》（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通行本），卷 27，頁 7。參自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